

我与平报的故事

她,见证我的美丽蝶变

◇胡留卿

往事如烟,一转眼40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自己从一位农民到进城打拼成为工人,并且“农转非”带家属,我就打心里感谢《平顶山日报》,没有《平顶山日报》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家住叶县叶邑镇汪寨村。上世纪80年代末,我怀揣梦想,来到平顶山市一家建筑企业干临时工。

可在那时,家中经济条件差,靠什么才能够尽快实现梦想?就在我彷徨、迷茫时,1991年初春,当时的卫东区新闻中心主任古国凡让我参加平顶山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也就是这次培训,让我走上了新闻写作之路。

1996年的一天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写了一篇“卫东区建委对全区安装建筑、专业施工、装修、装饰企业,实行安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新闻报道。为了使新闻早点发表,我冒雨骑自行车把稿子送到平顶山日报社,返程时,雨下大了,为不耽误上班,我租了一辆三轮车,把自行车放到三轮车上回到了单位。稿子很快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好评。从此,无论炎热的夏日,还是严寒的冬天,只要有新闻线索,我都积极去采访。

为了成为一名称职的通讯员,我把写新闻当作分内的事,做到“四勤”,即眼勤、腿勤、脑勤、手勤,不怕吃苦。同年春天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回老家,风尘仆仆刚进村,就听到村里人说,夏庄村养长毛兔发了财,我听后,立马骑自行车到

夏庄采访。说明来意后,夏庄村党支部书记热情地告诉我:“前几个月养兔专业户确实收入可观,近几个月降价了,没人收,少的几十只,多的200多只,眼下,养兔专业户心急如焚。”我同村干部逐户走访,有的养殖户兔毛就存有几百斤。我采访后连夜写了篇稿子,题为《村里干部勤相助 村民走上致富路》。很快,稿子在《平顶山日报》发表了,半月后,一外商看到这篇报道后,开着大车到夏庄村高价收走了兔子、兔毛,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从1991年至1997年,我连年被平顶山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因此,不论在本单位,还是在家乡我都名声大振,工作单位积极为我家申报“农转非”,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家乡邀请我回去采访,老朋友送给我一个绰号“自学成才的土记者”。很快,我和妻子、两个儿子都实现了“农转非”,尤其是妻子和儿子还免缴了城市容纳费,享受了国家的补贴。我打心眼儿里感谢《平顶山日报》。

2019年,我被“鹰城企业家”聘为采编人员,并成为平顶山市作家协会会员。如今,我虽然已退休,但我的晚年生活很充实,享受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历尽沧桑,春华秋实,我感受到了《平顶山日报》的温暖,它在我心中似座高高的灯塔,为我照亮了前进的征途,在此,我衷心感谢《平顶山日报》的编辑、老师对我多年的支持、帮助、鼓励、关心,我从没有忘记,是党的改革开放和《平顶山日报》改变了我的'人生。

不经意间,我与《平顶山日报》相遇已有36年。

初次与《平顶山日报》相遇是在1986年。当时,我还是郑县广播站的招聘编辑,听说郑县要划到平顶山市管辖了,因为喜欢文学就试着给《平顶山日报》投了一篇散文,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副刊编辑张黑吞的来信,让我修改稿子,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张黑吞老师寄来的样报。《故乡的紫荆花》发表在1986年2月18日的“落皂”版上,闻着丝丝墨香、看着行行铅字,一种满足感和幸福感溢满全身。

从此,我与《平顶山日报》特别是与“落皂”版的情缘就再难解开了。

从陌生到相知,从神往到默契,心的吸引使我躁动不安的灵魂有了寄托。我一写几十年,欲望不能。我统计过,曾有两年我在“落皂”版发稿数量都是第一名。这是《平顶山日报》对我的厚爱,更给了我写作的动力,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助我实现了文学梦想。我的散文集《时光里的印痕》出版前,整理稿子时我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邮差自行车后绿色邮包里的那张《平顶山日报》充满了向往。心里憧憬着她的美好,促使我在闲暇时总往村里跑。手捧这张报纸,一股清香沁入心脾,细读每一篇文章,我仿佛触摸到了鹰城的大动脉。

我开始期待,有朝一日自己的稿子能发表在《平顶山日报》上。1996年秋季,满怀梦想的我带着锅碗瓢盆进了城,凭借着兜里的一本在小报上发表的稿件剪贴,有幸进入了郑县人民检察院政研室当了一名临时工。在那里,我终于和朝思暮想的《平顶山日报》朝夕相处了!每天上午一上班,她就蹦蹦跳跳来到办公桌上。把她捧在手里,我陶醉于她馨香的味道、精彩文字里不能自拔,仔细品读每一个专栏、每一篇稿子,收获着激动和快乐。

今年是《平顶山日报》复刊40周年,而我也从当年的桃李年华逾过了不惑之年。掐指算来,我与《平顶山日报》已有20多年的情缘了。

与《平顶山日报》结缘是在2001年。当时,我还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兼毕业班班主任。那年中考庆功会上,我无意间听说县委宣传部招聘工作人员。第二天,我便坐车去县委宣传部报了名。这时才弄清楚是县委宣传部招聘《平顶山日报》·叶县版采编人员,我各方面条件倒也符合。

在随后的考试中,可能是心态比较好,也可能是喜欢写作有一定的积淀,我幸运地进入面试,还挤进前三,最终被录取。

给学生上完最后一节课,交接好工作,我含泪告别前来相送的学生,开始了新的征程。自此,我与《平顶山日报》结缘。

由于人手少,《平顶山日报》·叶县版,可以独当一面。

她,让我的生活更精彩

◇刘勤

大学毕业分配到平顶山,一转眼已经33年了,但真正与《平顶山日报》亲密接触也只有10多年的时光。

那是2010年岁首,《平顶山日报》“读者之声”的百姓话题栏目有一期话题是“2010,我的期盼”,感觉有话可说,就有感而发按照邮箱发出去了,谁知没过几天就刊登出来了,内心有点窃喜与得意。其实,以自己的年纪早已不该有有这样的感受了,但就是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我不仅关注百姓话题,而且关注《平顶山日报》的其他栏目,比如“家庭沙龙”和“大家谈话”,自觉是一个坚持的人,几乎每期都写,经过编辑老师的润色多有发表。几年下来,我将刊载有自己“豆腐块儿”的报纸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陆陆续续也积攒了一小摞,闲暇时翻翻看,回忆那些美好的日子,有说不出的充实。

有一年的教师节前后,我的一篇关于教育教学的随笔《给每一朵花盛开的理由》在《平顶山日报》上发表,更增添了我写作的信心,几年下来,除了发表教育论文之外,我还在其他报刊上发表多篇散文。

我是一个内向而不自信的人,交友圈子比较窄,与人说话就羞怯脸红,所以遇到社交场合总是尽可能回避。自从接触了《平顶山日报》,我感觉视野更开阔了,人也变得开朗了,能积极参与人际交往活动。记得一次参加一个心理学沙龙活动,主持人让每位来者都简要介绍自己,当我介绍自己是来自平顶山第二高级中学的刘勤时,就感觉周围有异样、惊喜的目光。沙龙结束后,有好几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你就是刘勤呀,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你写的文章。”被人这样称赞,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因为《平顶山日报》,我结识了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朋友。《平顶山日报》为我的人生开启了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看到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

茶余饭后,读一份留有墨香的《平顶山日报》,是难得的享受。读“落皂”,高淮记老师、曲令敏老师等人的文章除了令人齿颊留香外,还给人悠悠的遐想和绵长的回味;“闲情逸趣”在让人捧腹之余,还引人反思、催人奋进;“健康”让人关爱生命、活出精彩;在“教育”专版,品读同行的文章,给自己的教育教学更多的启迪与帮助。岁末年终,《平顶山日报》总要汇总一年来国际国内的大事记,对一名思政课老师来说非常及时、必要。

2013年暑假,读大学中文系的女儿在平顶山日报社实习一个多月,王孟鹤老师是其实习老师。女儿每天早起来,跟王老师一起去采访,晚上还要熬夜写稿。经过一个暑假的实习,女儿采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回到学校做校报记者、编辑,可以独当一面。

《平顶山日报》是中共平顶山市委机关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责无旁贷。如果说这是“高大上”的话,那么《平顶山日报》还很接地气,她关注民生,服务大众。这段时间有一个栏目“民呼必应”,每周一次,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实实在在为民众呼吁,为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事、麻烦事。



她,为我点亮一盏心灯

才发现,书里的文章多数是在《平顶山日报》“落皂”版首发的。散文集《原乡》是写古村落的,书中的篇章基本上都在《平顶山日报》的文化版上发表过。散文《水墨尧山》发表后好评如潮,获得平顶山市首届游记大赛一等奖。有人打电话说:怎是一个“美”字就可形容得了!尧山景区应该感谢你!我说最应当感谢的是《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日报》是一个摇篮,让一个个蹒跚学步的丑小鸭成为飞向云端的白天鹅。在编发作者稿件的同时,副刊编辑们还把作者的稿子向外推送,我的《初秋》《渡口春秋》等稿子就是经他们推荐而获全国报纸副刊一、二等奖的。

早年,我还写了大量新闻作品,《平顶山日报》究竟给我发了多少篇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其中有些社会影响很大,我记忆犹新。如《李家三兄弟为国家输送8个大学生》发表在1986年9月3日的日报一版头题位置,报社还配发了短评《李家兄弟给人的启示》,被李口人争相传阅,成为佳谈。这篇文章还被被评为1986年度

全市好新闻一等奖。这一年,我在《平顶山日报》发稿36篇,被评为优秀通讯员。1994年,《平顶山日报》有个专发纪实文学的栏目叫“社会长廊”,我在这里发了《千金悲歌》《迷信悲歌》等8篇纪实文学作品。2011年11月,在政协平顶山市委员会成立30周年之际,我采写的专版文章《乘风扬帆铸辉煌 开拓进取谱新章》和介绍政协知识的系列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让群众对政协工作的重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结缘《平顶山日报》后,我有好几个剪报本,一本是剪贴我自己文章,一本是剪贴日报上好新闻稿的,一本是剪贴日报上散文作品的。剪报本贴了一本又一本,从这些经过编辑们的手编出的文章中,我学到了写新闻的技巧,找到了文学入门的真谛,写作水平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高。

说实在话,向《平顶山日报》投稿这几年来,编辑没有认识几个,有些也仅是电话联系过。好多编过我稿子的人甚至多年还未谋过面,可他们并没有看人下菜,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

了他们的缜密严谨、善良真诚、朴实厚道。

《平顶山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说不完的教益和道不尽的充实。缘于此,我的散文创作也小有成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散文选刊》等报刊时有发表,我也从当初的一名农民通讯员成长为一名文字工作的行家里手,成长为一名县级干部、一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一晃《平顶山日报》与我相伴了将近40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我的心里有一种情感始终没变,那就是对《平顶山日报》的热爱与痴迷。因为凡尘俗世,我需要这样一个良师益友,为我点亮一盏心灯!这种情缘将继续激励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来日方长,岁月可期。我会继续在《平顶山日报》这片沃土上耕耘,只有这样,心才不会干涸,生命就永远保持着激情。

真心祝愿《平顶山日报》越来越精彩!

她,揽我入怀助我圆梦

那年秋季,我和友人去了趟堂街镇的紫云山,回来后写了一篇游记,装进信封投给了《平顶山日报》。没想到的是,刚过几天,这篇散文就在“落皂”版发表了,编辑老师还把文章的标题《紫云山漫记》修改为《魂系紫云山》。捧着当天的报纸,我激动不已,心里充满了对编辑老师的感激之情。

次年,我来到郑县农行办公室工作。当时,正好赶上农行融入资金支持企业兼并改制,我就撰写了一篇新闻稿件。为了尽快发稿,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了编辑室的门。一声热情的“请进”,让我紧张的心平静了不少。进入编辑室,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正在伏案工作。她放下手中的稿件,示意我坐下,笑容亲切。我把稿子递过去,紧张得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她

接过稿子,当即就仔细地看了一遍,欣喜的笑容洋溢在美丽的脸蛋上。“嗯,不错,以后多写点像这样有分量的稿子!”老师鼓励我说。

次日,我拿到报纸,欣喜地发现稿子发表了,标题是《当“月老”牵一根红线 备“嫁妆”铺一层家底 农行郑县支行帮企业寻如意“郎君”》。我正仔细看着,只见行长拿着报纸来到办公室,夸奖这篇报道有深度、有分量,尤其是标题特别醒目。他笑着问:“稿子的标题是你写的吗?”我如实回答说是编辑老师重新制作的。行长和蔼地鼓励我说,好好向人家学习,慢慢提高自己。

我原以为编辑是高不可攀的,没想到是那么平易近人。从此,编辑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里更高大了。时至今日,首次与编辑老师的相见我仍

记忆犹新。

此后,我每次投稿都恭敬地在信封上注明请编辑老师收的字样。

随着在报纸上发表的稿件逐渐增多,我的新闻采写水平也日益提高,并结识了报社的几位记者老师,和编辑老师更是心有灵犀,心里有啥感想总想和编辑老师倾诉一番。那时,所在单位清退临时工,我失业了,成了一名业余通讯员。我把心里的苦向编辑老师诉说,编辑老师鼓励我说:“不要气馁,只要心怀理想,多发好稿,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岁月荏苒,《平顶山日报》陪我走过了青葱岁月,我在她的栽培下逐渐成长起来,并有幸进入报社工作,从特约通讯员成长为一名记者。

感恩,《平顶山日报》培养了我,成就了我的人生理想!

她,在我心中竖起灯塔

版实行的是采编一条龙。我们既要采访、写稿子,又要编辑版面。如果说起初写新闻稿是在原有的基本功上比猫画虎,而编版则全靠自己的学习和揣摩了。那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电子排版系统,排版得用版样纸排版。画版前根据事先分拣出的不同版面的稿件确定每版头条、二题、三题、报眼、倒头条、报缝等不同位置的稿子,之后便是认真阅读、仔细修改每篇稿件,并根据字数多少在版样纸上画版。横排、竖排……为了排出美观大方的版式,我们往往要画出不同版式,最后确定最佳方案,为此也不知道熬了多少个夜晚。

为了提高技艺,闲暇时我不停地翻看报纸,一则寻找新闻灵感,学习新闻的技法,二则学习版面的编排技巧。最后,画好的版我们会送到《平顶山日报》编辑部,让报社编辑老师进行电子排版,我们则等着电子版出来后再认真校对、修改,最后总编签

字后方可离开,此时也往往是凌晨一两点。有时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某个地方不恰当,我们再打电话给报社编辑老师进行修改。在同《平顶山日报》编辑老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老师们关于新闻技法的不少真传。

后来,有了电脑、数码相机和自己的电子排版系统,无论是采访、写稿还是编辑版面,效率大大提高。我也不满足于在《平顶山日报》上只发些小“豆腐块儿”文章,就从新闻的选材、语言、结构到技法上进一步锤炼,让稿件更加生动、有趣,让受众更喜欢读。慢慢地,《平顶山日报》的重要位置有了自己的稿件。

在撰写工作稿之余,我最喜欢撰写一些基层带有露珠和泥土气息的稿子。多年来,采写的稿件也有不少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重量级新闻媒体,但许多工作稿都如过眼烟云印象模糊了。而当

时发表在《平顶山日报》二版头条“百姓故事”栏目的稿子我仍历历在目,也一直珍藏着。《痴情女演员真挚爱情》《田淑芬:让孩子延续自己的梦》《庄稼人周学海的赤子情怀》《郭三和他的农民文化大院》《好人郑新让》《老农张占安的“长征”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桩桩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一直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在我工作失意的时候给我安慰、给我方向,这也许也是多年来《平顶山日报》回馈给我最好的礼物吧。

如今,我已经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离开了心爱的宣传文化事业,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情怀不变。如今的《平顶山日报》如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在复刊40周年之际,回忆起与她20多年来的情缘,《平顶山日报》就像驻在我内心深处的一座灯塔,仍然在照亮我前行的路……

她,用墨香带我寻远方

开了一道又一道的心口子……我写啊写,在快要绝望的时候,收到了《平顶山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说收到了我的稿子,肯定了成绩,指出了不足,望继续努力,盼加强联系。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不知姓名的编辑写给我的亲笔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又一次点燃了我的写作热情。

后来《平顶山日报》副刊接连编发了我的《谈谈我是怎样自学写作的》《行路难》《汝州行》《宋官御酒传奇》《改革开放圆了我的作家梦》等90余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这些作品的发表,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破格录用为

乡文化站专干,并转为国家干部,1994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这些年来,我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与《平顶山日报》分不开。我每次到编辑部,老师们都是嘘寒问暖。当我像一位疲惫的旅行者,一位傻乎乎的山民一样坐在《平顶山日报》编辑部时,我感到一种温馨和友情。他们都是称职的好编辑,都有着强烈的敬业精神。《平顶山日报》的女编辑像《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戈玲,心好面善,令人喜欢,而男编辑则像冬宝,总是笑笑嘻嘻的。

当我每天捧读散发着油墨香的

《平顶山日报》时,总在想这字里行间浸润了作者、编辑、校对、总编多少心血和汗水啊!因为我也曾编过报纸杂志,个中甘苦,自有体会。当编辑难,当个好编辑更难。当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是无名英雄。他们用自己聪明的才智和灵巧的双手,编织着《平顶山日报》流光溢彩、吐艳飘香的春夏秋冬;他们用感情的丝和彩色的线,描绘着我们鹰城的春华秋实,描绘着生活的甜蜜!

《平顶山日报》是鹰城人自己的报纸,她记录着乡亲们欢乐的歌声,绘下了乡亲们甜美的笑靥。

▶ 张振营

▶ 孙书贤

▶ 范小英

▶ 郭进松